

党组织嵌入、企业违规行为与审计质量

饶 曦, 丁 娜, 陈 菁

(江西师范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党组织建设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新时期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推进,党组织也逐渐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去,发挥着重要作用。以 2011—2020 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党组织嵌入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对公司治理有改善效果,能够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提高审计质量。相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对审计质量的积极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相对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嵌入对审计质量的积极影响在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更加显著。

关键词: 党组织嵌入; 企业违规; 审计质量; 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2022) 06 - 0055 - 10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到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均有关于在公司中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开展党的活动的规定。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在企业内部要起到引领的作用,为公司经营和管理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同时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得到贯彻实施;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和督促民营企业执行国家的规章制度。因此,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积极开展党组织的建设和活动,并且党组织嵌入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2018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在同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全面履行审计的监督职责,促进反腐倡廉。企业党组织要进一步明确党对内部审计的全面领导,明确内部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保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大量的研究显示,在公司治理中,党组织嵌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例如,能够明显地改善国企社会责任的履行(谢海洋等 2021)^[1],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谢海洋等 2019)^[2],对国有企业中高管的隐性腐败能够起到比较好的遏制作用(严若森和史林山 2019)^[3],抑制国企的预算松弛行为(代彬等 2020)^[4],加强民营企业的政治感知能力(徐细雄等 2020)^[5]并遏制民营企业在财务方面的违规行为(郑登津等 2020)^[6];同时也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于连超等 2019)^[7],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于连超等 2019)^[8],抑制管理者权力过大导致的薪酬差距大(陈红等 2018)^[9]。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组织会导致冗余员工的增加等负面效应(马连福等 2013)^[10]。以上研究结果说明了党组织嵌入的效应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单一的。

收稿日期: 2022 - 04 - 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体报道与审计监督协同提升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19CGL012)

作者简介: 饶 曦(1964—),女,江西临川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及其监管、审计与管理咨询。

近二十年来,审计质量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大多学者在 DeAngelo(1980)“审计师发现并报告错别、漏报的联合概率”的概念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研究,其中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从外部环境、事务所和被审客户三个角度出发,被审客户的治理水平高则具有较高审计质量(董南雁和张俊瑞 2009)^[11],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从而降低审计监督风险(易金翠 2013)^[12],而未关注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笔者以 2011—2020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收集资料,提出理论假设并检验,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提高审计质量,而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这种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揭示,这一作用是通过抑制企业违规行为这一路径来实现。最后,在经过工具变量、关键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替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测试之后,相关的结论仍然成立。

全文可能的贡献如下:首先,丰富了党组织嵌入方面的相关研究。当前对党组织嵌入的研究文献较少,多数集中在社区和乡村治理或是单方面研究国企或者民企中的党组织嵌入,而本文对国企和民企都进行研究,分组对比。其次,与其他学者从会计师事务所角度研究审计质量不同,从党组织嵌入这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审计质量问题,大大拓宽了影响审计质量因素的研究领域。最后,全文也具有实践意义,能够为现实提供依据,一是为党组织更好地嵌入公司治理,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提供了实证检验,为上市公司党组织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找到了提高审计质量的一个新措施,通过党组织嵌入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曹志文等(2011)^[13]认为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因素是审计客体,而公司治理水平也是审计客体的一部分,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公司治理主要是平衡外部人和内部人、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余宇莹和刘启亮 2007)^[14],公司治理体系愈完善,企业盈余管理的余地愈少,同时也能为外部审计提供更好的内部条件,减少阻碍,审计质量就能得到提升。而当企业纷纷设立党组织后,这些党组织在企业内部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为公司经营和管理引导着一个正确的方向,管理全局,维护合法性,同时也确保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实施,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提高,让企业得到更好发展。党组织成员担任董事会成员也强化了董事会的监督效率(马骏等 2021)^[15],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Campbell 2007)^[16],审计质量也得到提高。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提高审计质量。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到来,基层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组织嵌入是指党组织成员兼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管。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也就成为了政府与企业沟通的纽带。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就要从基层做起,扎好马步、打好根基,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使之成为战斗堡垒,负担着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贯彻落实的任务。同时共产党员也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反腐倡廉的工作,让企业财务行为更加合规。党组织嵌入后能对公司高管进行监督和约束,确保公司合法经营、合规经营,减少企业违规行为(马骏等 2021)^[15]。根据 Hambrick & Mason(1984)^[17]的“高层梯队理论”,管理人员的身份特征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影响企业的行为。党组织嵌入后,党员的身份会让他们更有认同感,在参加党组织活动和政治理论学习当中,能够充实理论和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进一步增强党性,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强化纪法思维和规矩意识,从而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致使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公司的盈余管理空间越少,审计质量就越高(余宇莹和刘启亮 2007)^[14]。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抑制企业违规行为这一路径提高审计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间为 2011—2020 年,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数据库和笔者手工整

理数据库主要有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按照以往经验,由于证监会规定的金融类上市公司财报结构特殊,不适用研究目的,因此在样本中做了剔除;另外,在样本中还排除变量缺失样本、ST及PT企业。此外,为降低数据极端值影响,对连续变量做了1%的缩尾处理。最后共获得了18366个样本。

(二)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AbsDA = \alpha + \beta_1 Party + \beta_2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1)$$

式(1)中, AbsDA表示审计质量, Party表示党组织嵌入, 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审计质量,用 AbsDA表示。参考梁上坤等(2021)^[18]的研究成果,采用修正 Jones 模型进行了年度和行业的回归分析,预测的残差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DA(Kothari et al., 2004)^[19]将 DA的绝对值 AbsDA用于审计质量的度量。AbsDA 愈高,代表着审计质量愈低。

$$\frac{TA_{i,t}}{Asset_{i,t-1}} = \alpha_1 \frac{1}{Asset_{i,t-1}} + \frac{\Delta REV_{i,t} - \Delta REC_{i,t}}{Asset_{i,t-1}} + \frac{PPE_{i,t}}{Asset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2)$$

表1 符号定义

符号	定义
$TA_{i,t}$	上市公司 <i>i</i> 第 <i>t</i> 期的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Asset_{i,t-1}$	上市公司 <i>i</i> 第 <i>t</i> -1期期末的资产总额
$\Delta REV_{i,t}$	上市公司 <i>i</i> 第 <i>t</i> 期和 <i>t</i> -1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
$PPE_{i,t}$	上市公司 <i>i</i> 第 <i>t</i> 期期末的固定资产原值
$\Delta REC_{i,t}$	上市公司 <i>i</i> 第 <i>t</i> 期和 <i>t</i> -1期应收账款的变动额
$IA_{i,t}$	上市公司 <i>i</i> 第 <i>t</i> 期的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党组织嵌入,用 Party表示。其嵌入程度借鉴马连福等(2013)^[10]的做法,用董高监中是党组织成员的人数来反映。

3. 控制变量

参考郑登津等(2020)^[6]以及张天喜和姚曦(2021)^[20]的做法,选取一系列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

变量	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审计质量	AbsDA	上市公司审计质量;
解释变量	党组织嵌入	Party	董高监中党组织成员人数
	公司规模	Size	期末总资产去自然对数
	资产收益率	ROA	期末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存货占比	Inv	$Inv = (\text{期末存货}) / \text{期末总资产}$
	应收账款占比	Ar	$Ar = (\text{期末应收账款}) / \text{期末总资产}$
控制变量	经营现金流	OCF	$OCF = (\text{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text{期末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四大”事务所	Big4	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则为1,否则为0
	事务所变更	Change	事务所发生变更为1,否则为0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则为1,否则为0
	独立董事比例	IND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比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3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其中可以发现, *AbsDA* 的均值为 0.0556, 最小值 0.0004, 中位数 0.0387, 最大值 0.335, 标准差 0.0549, 反映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差异较大, 与梁上坤等(2021)^[18]的研究基本一致。*Party* 的均值为 0.862, 反映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样本较多, 标准差为 0.835,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2.773, 反映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程度差别大, 这与于连超等(2019)^[21]的研究基本一致。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AbsDA</i>	18366	0.055	0.054	0.000	0.038	0.335
<i>Party</i>	18366	0.862	0.835	0.000	0.693	2.773
<i>Size</i>	18366	22.320	1.284	19.540	22.160	26.440
<i>ROA</i>	18366	0.031	0.062	-0.525	0.031	0.199
<i>LEV</i>	18366	0.446	0.207	0.045	0.443	0.912
<i>Inv</i>	18366	0.154	0.147	0.000	0.115	0.779
<i>Ar</i>	18366	0.115	0.103	0.000	0.090	0.497
<i>OCF</i>	18366	0.080	0.200	-1.251	0.074	0.837
<i>Big4</i>	18366	0.060	0.238	0.000	0.000	1.000
<i>Growth</i>	18366	0.111	0.305	-0.900	0.094	1.745
<i>Change</i>	18366	0.235	0.424	0.000	0.000	1.000
<i>Dual</i>	18366	0.238	0.426	0.000	0.000	1.000
<i>IND</i>	18366	0.374	0.0533	0.300	0.333	0.571

(二) 主回归结果

表 4 为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的主要结果。结果表明,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于 *AbsDA* 的回归系数是 -0.0037, 在 1% 的水平下为负且显著, 表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降低 *AbsDA*, 即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 审计质量也就越高, 二者是正相关关系, 验证了假设 1,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提高审计质量。

(三) 机制分析

如前文所述,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规范企业的行为, 合规经营, 减少违规行为, 促进公司治理水平和审计质量的提升。为此, 加入了中介变量企业违规行为 *VioNum* 来进一步分析党组织嵌入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 表 5 为相关结果。结果显示, 表 5 第(1)列中 *Party* 的回归系数为 -0.0081, 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Party* 与 *VioNum* 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说明党组织嵌入可以规范企业行为, 明显遏制其违规。表 5 第(2)列中 *VioNum* 的回归系数为 0.0055, 与 *AbsDA* 正相关, 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企业违规行为会增加 *AbsDA*, 即违规行为会降低审计质量。其次, 表 5 第(2)列中, 在有违规行为的子样本加入后, 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 -0.0036, 与 *AbsDA* 负相关, 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验证了假设 2,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抑制企业违规行为这一中介机制提高审计质量。

表 4 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

	(1) <i>AbsDA</i>	(2) <i>AbsDA</i>
<i>Party</i>	-0.0052*** (-10.6723)	-0.0037*** (-7.1921)
<i>Size</i>		-0.0027*** (-5.9493)
<i>ROA</i>		-0.1932*** (-14.0289)

	(1) <i>AbsDA</i>	(2) <i>AbsDA</i>
<i>LEV</i>		0. 0065 ** (2. 1429)
<i>Inv</i>		0. 0219 *** (5. 0303)
<i>Ar</i>		0. 0180 *** (3. 6669)
<i>OCF</i>		-0. 0328 *** (- 8. 6201)
<i>Big4</i>		-0. 0025 (- 1. 6274)
<i>Growth</i>		0. 0206 *** (10. 9490)
<i>Change</i>		0. 0030 *** (2. 8602)
<i>Dual</i>		0. 0010 (0. 9806)
<i>IND</i>		0. 0135* (1. 8344)
<i>_cons</i>	0. 0727 *** (18. 6367)	0. 1184 *** (11. 4644)
<i>Industry</i>	<i>Yes</i>	<i>Yes</i>
<i>Year</i>	<i>Yes</i>	<i>Yes</i>
<i>N</i>	18366	18366
<i>adj. R²</i>	0. 036	0. 124
<i>F</i>	22. 6922	37. 199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 5 党组织嵌入、企业违规行为与审计质量

	(1) <i>VioNum</i>	(2) <i>AbsDA</i>
<i>Party</i>	-0. 0081 *** (- 3. 1357)	-0. 0036 *** (- 7. 1037)
<i>VioNum</i>		0. 0055 *** (3. 0927)
<i>_cons</i>	0. 4015 *** (8. 0406)	0. 1162 *** (11. 2501)
<i>Controls</i>	<i>Yes</i>	<i>Yes</i>
<i>Industry</i>	<i>Yes</i>	<i>Yes</i>
<i>Year</i>	<i>Yes</i>	<i>Yes</i>
<i>N</i>	18366	18366
<i>adj. R²</i>	0. 069	0. 125
<i>F</i>	25. 1910	36. 761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四) 异质性分析

1. 党组织嵌入、企业股权性质与审计质量。进一步区分样本公司的股权性质对于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影响。如前文所述,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普遍, 也更早设立党组织, 相关规章制度更完善, 党组织的内嵌程度更高。《党章》《公司法》也作了规定, 国企党委(党组) 在公司经营

中要发挥领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坚持和贯彻党的领导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政治方针。因此,党组织嵌入提高审计质量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表6的结果表示企业股权性质对于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影响。表6第(1)列是国企样本,可以看到 *Party* 系数是 -0.0028 ,且在1%水平下显著,*Party* 与 *AbsDA* 的关系显著为负,即在国企当中,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表6第(2)列为民营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党组织嵌入回归系数为 -0.0014 ,不显著,党组织嵌入与 *AbsDA* 负相关,即在民营企业中,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综上所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提高审计质量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表6 党组织嵌入、企业股权性质与审计质量

	(1) <i>AbsDA</i>	(2) <i>AbsDA</i>
<i>Party</i>	-0.0028^{***} (-3.5107)	-0.0014 (-1.2743)
<i>_cons</i>	0.1365^{***} (10.2219)	0.1047^{***} (6.5003)
<i>Controls</i>	<i>Yes</i>	<i>Yes</i>
<i>Industry</i>	<i>Yes</i>	<i>Yes</i>
<i>Year</i>	<i>Yes</i>	<i>Yes</i>
<i>N</i>	7777	10589
<i>adj. R²</i>	0.099	0.149
<i>F</i>	16.5933	24.358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2. 党组织嵌入、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本文还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于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影响。参考梁上坤(2021)^[18]的做法,将是否是国际“四大”作为事务所规模的衡量指标。样本划分为两组进行回归,一个是“四大”,指世界上著名的四个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PwC*)、德勤(*DTT*)、毕马威(*KPMG*)、安永(*EY*),另一个是非“四大”,指国内除以上四所外的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回归结果见表7,在表7第(1)列“四大”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 0.0002 ,与 *AbsDA* 正相关且不显著,表示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负相关且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党组织嵌入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所有替代关系,被审计公司选择了“四大”所进行审计,“四大”所的审计师往往拥有更强的专业能力(吴伟荣和刘亚伟,2015)^[22],能提高审计质量,所以党组织的嵌入对审计质量提升的影响也就不那么显著了。而在第(2)列非“四大”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 -0.0039 ,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 *AbsDA* 显著负相关。以上结果表明,选择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提高审计质量。

表7 党组织嵌入、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1) <i>AbsDA</i>	(2) <i>AbsDA</i>
<i>Party</i>	0.0002 (0.1343)	-0.0039^{***} (-7.1760)
<i>_cons</i>	0.0964^{***} (4.0661)	0.1178^{***} (10.5766)
<i>Controls</i>	<i>Yes</i>	<i>Yes</i>
<i>Industry</i>	<i>Yes</i>	<i>Yes</i>
<i>Year</i>	<i>Yes</i>	<i>Yes</i>
<i>N</i>	1107	17259
<i>adj. R²</i>	0.106	0.127
<i>F</i>	7.6573	35.238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五、稳健性检验

(一) 工具变量

参考郑登津等(2020)^[6]的做法,选用公司所在城市与首都北京的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Distance*)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变量的内生性,相关结果见表8。从表中可以看到,第一阶段中,*Distance*的系数为0.016,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Distance*和*party*显著正相关,工具变量第一阶段通过。第二阶段中,*Party*的系数是-0.019,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示*Party*与*AbsDA*显著负相关,即党组织嵌入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与主回归结果一致,工具变量第二阶段通过。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工具变量

变量	(1) <i>first stage Party</i>	(2) <i>second stage AbsDA</i>
<i>Distance</i>	0.016*** (7.29)	
<i>Party</i>		-0.019* (-1.89)
<i>Constant</i>	-2.368*** (-17.96)	0.084*** (3.42)
<i>Observations</i>	18 366	18 366
<i>R-squared</i>	0.266	0.086
<i>control</i>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i>Year</i>	YES	YE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二) 关键变量滞后一期

为降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审计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对模型中党组织嵌入这个自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得出的结果如表9所示。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003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示滞后一期的党组织嵌入与*AbsDA*显著负相关,即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提高审计质量,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关键变量滞后一期

	(1) <i>AbsDA</i>
<i>LParty</i>	-0.0034*** (-6.0708)
<i>_cons</i>	0.1057*** (9.3480)
<i>Controls</i>	Yes
<i>Industry</i>	Yes
<i>Year</i>	Yes
<i>N</i>	15601
<i>adj. R²</i>	0.134
<i>F</i>	33.327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三) 替换审计质量度量方式

借鉴陆建桥(1999)^[23]的经验,采用调整后的*Jones*模型来预测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以避免因无形资产

等对其产生的影响,重新进行回归。表 10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的系数为 -0.0039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示党组织嵌入与 *AbsDA* 显著负相关,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即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提高审计质量,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 10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审计质量度量方式

	(1) <i>AbsDA</i>
<i>Party</i>	-0.0039^{***} (-7.5148)
<i>_cons</i>	0.1129^{***} (10.7702)
<i>Controls</i>	<i>Yes</i>
<i>Industry</i>	<i>Yes</i>
<i>Year</i>	<i>Yes</i>
<i>N</i>	18321
<i>adj. R²</i>	0.126
<i>F</i>	35.202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以党组织嵌入为研究视角,研究样本为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研究期间为 2011—2020 年,通过实证方式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在审计质量提高中的作用。尽管一些学者对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尚未有学者将其结合起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此,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出发,实证研究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企业违规行为这一路径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 *AbsDA* 显著负相关,即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审计质量,肯定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 企业违规行为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提升审计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通过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来达到提升审计质量的目的;(3) 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比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国企中党组织嵌入更普遍、程度更深、时间也更早;(4) 选择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比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企业更加显著,可能是因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更大,拥有更为成熟的审计技术及审计程序,党组织的嵌入对审计质量提升的影响表现得不怎么显著。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关键变量滞后一期、替换审计质量度量方式等各种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全文可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公司治理方面,党组织可以通过结构性嵌入、系统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完善公司治理,其主要的机理如下图 1 所示。一是党组织可以通过结构性嵌入公司治理的形式,即董高监兼任党组织成员,让党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嵌入公司治理,同时科学规范开展国企中党组织前置研究工作,处理好议事标准、权责边界和决策流程三个问题,协调好党委会与董事会、经理层的关系,从规章制度、战略规划、内部控制等方面完善公司治理,以此来规范企业行为,发挥党组织对公司的治理作用,形成科学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二是党组织可以通过关系性嵌入的形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党支部的“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其他支部活动让企业全体党员深入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谈心谈话,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进一步增强党性,强化制度认同和共同信念,推动党组织中董高监党员和普通员工党员之间的信任和互动,增强党组织和公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完善公司治理。三是党组织可以通过文化性嵌入的形式,用党建引领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党组织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指导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构筑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实企业文化,并以此作为重要载体,将正确的价值观渗透到企业文化各个方面,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抑制企业违规行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第二,对于党和政府而言,应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法制建设,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同时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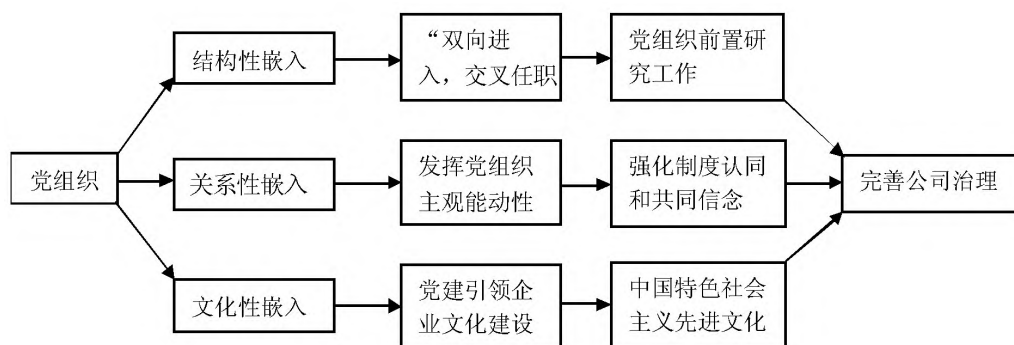


图1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机制

索更多新的路径,以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在《党章》和《公司法》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指导和监督作用,从而帮助民营企业提高经营业绩,引导民营企业更好、更规范地发展。

第三,为提升审计质量,公司可以通过党组织的嵌入让资源得到科学配置,权力得到有效制衡,完善公司治理。党组织通过“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发挥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监督促进作用,确保实际工作与计划决策的一致性,及时地纠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例如,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在整合内外部审计资源中的积极作用,在遵循《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法》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适当的反馈机制,对外部审计提出的意见不打折扣地进行整改,以增强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提高内外部审计协调的效率与效果,进一步提升审计质量。

参考文献:

- [1] 谢海洋,陈艳霞,吕振伟,等. 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之友, 2021(19): 20-26.
- [2] 谢海洋,吕振伟,陈艳霞. 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国企分类改革与投资效率[J]. 财会通讯, 2019(36): 21-26.
- [3] 严若森,史林山.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176-190.
- [4] 代彬,谈星辰,刘怡. 党组织嵌入、审计监督与预算松弛——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0(6): 64-79.
- [5] 徐细雄,占恒,李万利. 党组织嵌入、政策感知与民营企业新增投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10): 3-16.
- [6] 郑登津,袁薇,邓祎璐. 党组织嵌入与民营企业财务违规[J]. 管理评论, 2020(8): 228-243+253.
- [7]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 党组织嵌入会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吗[J]. 财会月刊, 2019(16): 15-21.
- [8]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转型[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3): 128-137+160.
- [9] 陈红,胡耀丹,纳超洪.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管理者权力与薪酬差距[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2): 84-97.
- [10]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 管理世界, 2013(5): 100-115+130.
- [11] 董南雁,张俊瑞. 公司治理强度、审计力度与审计质量[J]. 南开管理评论, 2009(2): 81-89.
- [12] 易金翠. 公司治理与审计质量的辩证关系探究——基于审计风险模型的视角[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3(8): 95-99.
- [13] 曹志文,牛晓叶,张玲. 我国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及未来展望[J]. 财会通讯, 2011(30): 42-44.

- [14] 余宇莹, 刘启亮. 公司治理系统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 [J]. 审计研究 2007(5): 77 – 83.
- [15] 马骏, 黄志霖, 梁浚朝.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营企业高管腐败 [J]. 南方经济 2021(7): 105 – 127.
- [16] Campbell D. E. A Matter of Faith: Religion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 [17]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84(2): 76 – 89.
- [18] 梁上坤, 张璐纯, 曾勤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审计质量 [J]. 审计研究 2021(4): 109 – 118.
- [19] Kothari S. P., Leone A., Wasley C.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1): 163 – 197.
- [20] 张天喜, 姚曦.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降低公司违规行为吗? [J]. 经济视角 2021(2): 1 – 15.
- [21] 于连超, 张卫国, 毕茜.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社会责任 [J]. 财经论丛 2019(4): 61 – 70.
- [22] 吴伟荣, 刘亚伟. 公共压力与审计质量——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视角的研究 [J]. 审计研究 2015(3): 82 – 90 + 112.
- [23] 陆建桥. 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J]. 会计研究 1999(9): 25 – 35.

Embed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 Irregularities and Auditing Quality

RAO Xi, DING Na, CHEN Jing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Party organization building and leading grass – 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the party organization has gradually been embedded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takes 2011 – 2020 A – 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as samples,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on audit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can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hibit corporate irregularities, and improve audit quality. Compared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on audit qual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ig Four” accounting firm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on audit qual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 – international “Big Four” accounting firms.

Key words: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Corporate violations; Audit qua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罗序斌)